

朱鳳起選註

曾

鞏

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陶靖節詩

陶詩彙評

零玉碎金集刊 ⑧1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編印零玉碎金集刊叙

本人早歲卽有愛書之癖，稍長則喜搜藏，惜半為抗日戰爭中散佚，另半數較精者，又為大陸變色時亦被所焚盡。隻身來台，追懷無已。乃從事印刷出版事業，迄今約二十年矣。雖出書萬餘冊，未敢言富，聊酬宿志爾！

近數年來，每將所蒐而未印之小書；在風晨雨夕中，與同好斯文之士，或煮酒、或品茗共賞，殊多佳趣！友人屢勸將此類世所鮮見之奇聞逸話，付梓流通。予迺敬諾之，定名為「零玉碎金集刊」。

此集刊每一集出書三十種，平裝三十二開本；其內容包涵歷代名人筆記小說，前代人物秘聞佚事，掌故叢談，清新小品，邊疆之奇風異俗，海外之妙事珍聞；兼收並蓄，網羅無遺。至於每集每種書之詳細內容及其特色，均在各集發刊前介紹，敬希雅人君子提供絕版好書，俾此集刊一集比一集更為豐厚完備，得以廣為流傳，則幸甚矣。

陶詩彙評序

詩品至陶尚矣評詩至陶亦難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晉宋之間何世也淵明之詩何詩也淵明之為人何人也淵明出處具在蓋始終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也其心蓋真且淡故其詩亦真且淡也惟其真且淡是以評之也難鍾嶸謂其源出應璩說固無據而近於陋即謂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亦未盡陶之旨趙陽休之謂其辭雖未優而棲託仍高詩譜謂其情意幾於十九首惟氣差緩黃山谷謂當血氣方剛讀陶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陶詩不煩繩削而自合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此皆知陶而未深知者也蓋徒論其詩之迹而未及其人之心也即或有謂淵明為晉忠臣志願莫伸憤悶時見於詩要之淵明

胸次悠然雖寄懷沈湎而德輝彌上每當興會所到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焉爾亦何嘗必於字字句句皆闔君父耶此評陶者深求而泥其迹則又與陶隔也不獨此也杜少陵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知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韓昌黎云讀阮籍陶潛詩知彼雖淹蹇不欲與世接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相感發於是有託而迹是二說也余尤疑焉夫評古人之詩貴因詩而尚論其人如身居其世觀其事然後古人之情見乎詞者可以吾之精心遇之而古人之心始出嗣宗咏懷言遜而意深不無所感然白眼壘塊迹近於狂淵明則詩真懷淡超越古今其所形諸咏歌並無幾微不平之見而安貧樂道即置之孔門直可與顏曾諸賢同一懷抱論者謂風騷以後陶詩其近道者此語良然而後之人往往疑其篇中多言飲酒而竟夷之於醉鄉之儔以杜韓

之學識尚知之而有所未盡而遑問其他哉則甚矣評陶之難也
余少嗜陶詩每念紫陽朱氏所云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陸
象山亦云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朱陸二氏咸以陶詩
冲淡出於性真蓋與衆殊趣而獨成一派者更爲上觀東坡之論
謂外枯而中腴似淡而實美其知陶也寔深而其兩心相契於千
載者則又在乎詩之外恍如身居其世目觀其事循是而尚論古
人蓋庶乎其得之矣近居林下飽食捫腹一無所事雅與東坡同
好然自愧欲和弗能復苦無善本惟於家藏諸刻綴拾評箋鈔
寫成帙細思陶詩真淡即不事詳箋而大旨了然倘無真評則
古人之心不出故於每篇末標明姓氏詳摘其評語錄之至其評
之之人則未暇審其世次先後以所重在評非論其人也於每句
下略加諸家箋釋而不及列其姓氏亦以所重在評不重乎箋也

故名之曰彙評竅末則時綴以鄙見非敢自言評也所冀因是尋
求庶幾神與古會而淵明之詩也心也人或將旦暮遇之是亦
論世之一證也豈非余之厚幸也歟

嘉慶丙寅重陽謙山溫汝能謹撰

陶淵明傳

梁昭明太子統撰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
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
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
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
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
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

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叅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迂也先是顏延之為劉仲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

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
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
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
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
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
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
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
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
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
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
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
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

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靖節徵士誄

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顏延年撰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湟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繇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

遂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
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
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
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
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
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
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違局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
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
簡潔貞夷粹溫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
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
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彜不隘不恭爵同下士

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
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歎葺
宇家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
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謬斯義
履信昌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疚病疢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
劑弗嘗禱祠非恤徭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遵
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瞻省訃却賻輕哀薄歛遭壤以穿旋葬而
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
接閭鄰舍宵盥晝懋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
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寔愀然中言
而發遺衆速尤迂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

關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
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陶靖節先生像贊

嗚呼此非六朝第一流人物也耶觀世當晉宋之間誦詩冠顏謝之匹當夫履潔懷清識高趣逸寄閒情於三徑蘊雄才於一室不為祿戀而官可辭不受人憐而食可乞蓋志已結於虞夏非友非臣運適際乎衰微不卑不屈謂為孔門弟子樂道何殊指作西山餓夫抱節如一

後學溫汝能敬題